

这是一部在大学校园里竞相传阅的作品
如果你正在上大学或准备上大学
从书中你会了解到你想知道的生活

原毁◎著

帅哥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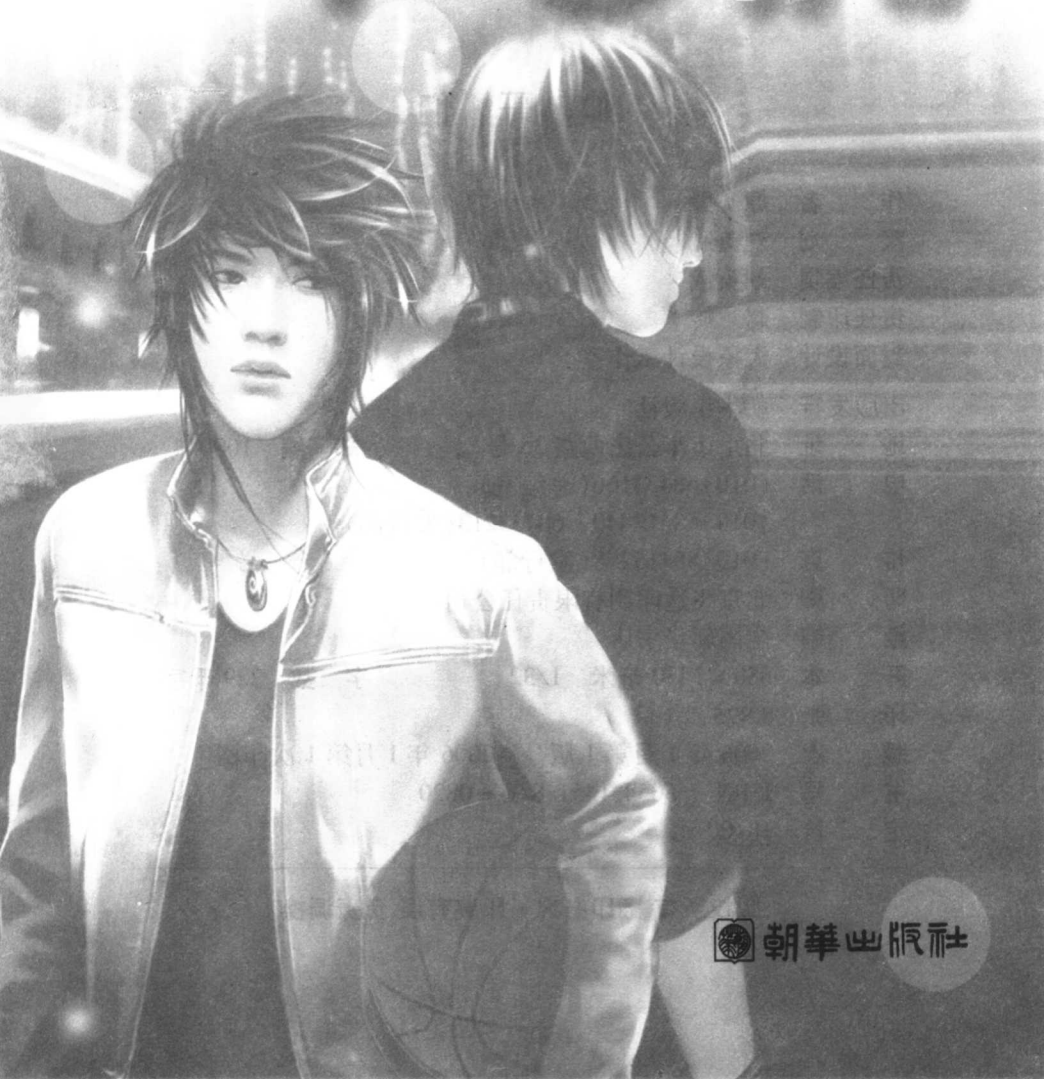


朝華出版社

这是一部在大学校园里竞相传阅的作品
如果你正在上大学或准备上大学
从书中你会了解到你想知道的生活

原毁◎著

帅哥们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帅哥们/原毁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6. 1
ISBN 7-5054-1451-8

I. 帅... II. 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4996 号

帅 哥 们

作 者 原 毁
策 划 刘英武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 编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66(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9 千字
印 张 8.87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4-1451-8/G · 082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射手座女子，随时会迷路傻笑的“小狗”。遵纪守法，对于做坏事一向有贼心没贼胆。爱好广泛，三分钟热度。喜欢三毛，最大的梦想是周游世界；喜欢唐宋八大家，因而就有了原耽这个笔名；喜欢把世界看成自己以为的样子，于是把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构想写进小说；喜欢鸭舌帽牛仔裤，所以偏爱以男主角为第一人称，在文字里过把帅哥瘾……



帅哥们

这是一部在大学校园里竞相传阅的作品
如果你正在上大学或准备上大学
从书中你会了解到你想知道的生活



策 划：刘 英 武

责任编辑：刘 英 武

封面设计： 大象装帧设计工作室+邓玲玲
010-84803033

目 录

1. 喜欢 (Admire)	1
2. 相信 (Belief)	11
3. 勇气 (Courage)	26
4. 逝去 (Death)	36
5. 黯然 (Eclipse)	43
6. 冲突 (Fight)	54
7. 礼物 (Gift)	64
8. 伤害 (Hurt)	77
9. 直觉 (Instinct)	86
10. 欢乐 (Joy)	99
11. 死结 (Knot)	105
12. 孤独 (Loneliness)	115
13. 琐事 (Matters)	127
14. 迷恋 (Nuts)	147
15. 旁观者 (On-looker)	156
16. 永恒 (Permanence)	170
17. 宁静 (Quietness)	181
18. 拒绝 (Reject)	190
19. 悲伤 (Sadness)	203
20. 眼泪 (Tear)	212
21. 意料之外 (Unexpected)	223
22. 空白 (Vacancy)	233
23. 等待 (Waiting)	240
24. 世外桃源 (Xanadu)	249
25. 奇谈 (Yarn)	256
26. 亦步亦趋 (Zigzag)	266

1

喜欢(Admire)

还没跟你牵着手
走过荒芜的沙丘
可能从此以后
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
还没为你把红豆
熬成缠绵的伤口
然后一起分享
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
有时候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相聚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等到风景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王菲《红豆》

暑假后返校回到宿舍，一进门，我不由苦笑地摇摇头。寝室的
最大特色就是“脏、乱、差”，走进以后房间乱的像是贫民窟，一个
暑假无人光顾的地板更是脏的连原先的颜色也猜不到。房里采光
不好，面朝西，终年不见太阳，有被世界遗弃了的感觉。我来早了，

四人的寝室只有我一个到。东西打理得差不多,就听到手机铃声响。

“堂哥,我已经报完到了。对,从现在开始我就是T大的学生了……”凌锋的声音透着兴奋。初出茅庐,被骗进大学的毛孩子都是这样的,时间久了积极性自然会跌下来的,我也不好说打击他的话。

“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地恋爱了……”可惜隔着电话,我不能配合拍他肩膀的动作

“对了,你常常说起的那个‘小凤’,考上的也是T大吧,有空认识一下,以后好有个照应。”

“有空再说吧。”我有些生硬地挂断了电话。

以后?没有以后了,至少小凤不会有以后了。即使她考上了T大,也永远无法成为T大的学生了。

心情有些灰,我去教务处注册完之后,骑车在F大校园里兜了一圈,鬼使神差地绕到不远的T大看看。

T大的楼,教学用的多为暖色调,研究用的则是冷色调。这阵子拆拆建建,新老交替得有些突兀,少了我们F大建筑那种浓郁的人文气息。然而校园的景色总是美的,B大的未名湖,j大的四圆湖,F大的燕园,还有T大的三好坞。当年拍摄《将爱情进行到底》的胜景之一——129操场上,人倒也不少。

大学里日子清闲,到处散步的大多是一对对的年轻情侣。缠绵,呢喃,打闹,追逐,笑骂,都已司空见惯。迪厅,网吧,咖啡馆逛多了,偶尔在大学校园林荫道下牵手,感觉也不错。

我正漫无目的地乱晃,有人冲我打招呼。“哟,江皓然,是你啊,好久不见。”是初恋情人赵蕊儿,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她,她依旧艳光四射。

“约了人?”她问。

“没有,随便溜达。”我回答。对她的感觉,是高中时代她白衣白裙甜美清纯的模样,像一刹那划过夜空的流星,留下某种特别的

感觉,却无法激起我心中的激艳了,不再有当初视彼此如自己的呼吸、心跳的热情。

“你的头发还没剪啊,”她指指我肩后的长发,“都快赶上我了。”

我笑笑:“暂时是剪不了了,你也知道我发过誓找不到我的真命公主就不剪头发的啊。”

“没事的话,我请你吃饭吧。”她很热情地招呼让我有点不习惯,我的推辞她也忽略不听,“没听过‘吃在T大’吗?”

T大里的西北刀削面,我曾经来吃过,似乎很受欢迎,排了很壮观的队伍。队伍中有一对看起来挺亲昵的男女在说笑,蕊儿走上前,微笑着对那个男生说了几句。男生见是美女立即让出前面的位子让蕊儿插队,全然不顾自家女友吹胡子瞪眼睛的表情。

队伍开始向前蠕动,轮到蕊儿正好是一锅面的最后一碗,下一锅好了估计还要等十几分钟。蕊儿大方地把面端给我,自己去另一个窗口买了份炒饭,然后我们找了位子坐下。座位是四人一桌。蕊儿坐在我对面,我旁边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她低头吃着面,看不真切长相。

“最近桃花运如何啊?”蕊儿问我。

我一摊手:“房子暂无,工作暂无,没存款,没车,只有一个行李卷,几件随身衣服,有中意者,请与我联系。”

“算了吧,那个奇奇不赖吧。你的手真长,竟然伸到我们T大了。”

“你消息很灵通嘛。说实话,她没你漂亮。”

她很受用地点点头,开心地微笑。“你还是那么会说话。”

坐在我旁边的女生不舒服地换了个坐姿,猛地摇了一下椅子。

蕊儿继续说着:“不知道萧海怎么样了。每年同学会都请他,但是他不来。听说你和他和解了,暑假里有人看到你和他一起逛街买东西,有说有笑的,吓得以为是世界末日。萧海他竟然原谅你了。”

“夺妻夺权之仇,听起来是挺不共戴天的。”萧海高一时因病休学,期间我抢了他班长的位子和他的女朋友蕊儿。这件事现在想想,真是恍若隔世。我玩味地笑笑:“干嘛?突然那么关心他,你想吃回头草?”

她有点嗔怪:“不要乱说。老同学关心一下总可以的吧。他现在有女朋友了吗?就他那样啊,整天臭着一张脸。不知道会荼毒哪个无知少女。”

这话说的有欠公平。当年萧海刚进高中时为了挡桃花,公布了理想中情人的三大标准——飘逸长发、可人笑靥、充实头脑,摆明了宁愿高傲的发霉,也不要委屈的恋爱。他对于选择女友的谨慎态度,和我江皓然的轻浮比起来,简直像个清教徒。“他没空。”一种酸涩的情绪在我心中蔓延,我装出玩笑的口吻说,“萧海他现在啊,无异于一支蜡烛,奋不顾身地燃烧,只得了一时的光与热。待蜡烛燃尽,什么都没有了。”

“拜托,他叫萧海,不是号称要做两头燃烧的蜡烛的萧楚女!”她掩嘴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那你呢?”

“我?”我马上笑得阳光灿烂,“我是一个手电筒,可以不断放入新的电池,永远保持活力。”

“算了算了,你还是一点没变。”她挥挥手,眼神里多出些琢磨的意味,“那个‘小凤’还好吗?”

“不太好,”我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开玩笑的心情都没有了,“一点也不好。”

“哦?恶人自有恶人磨嘛。”

我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划开了。“蕊儿,请你注意用词。小凤没有得罪过你!”

“没有得罪过我?你又是为了什么和我一刀两断的?!”

还在排队的那对情侣中的女生等得不耐烦了,大步走向这边,她的男友不安地跟了过来。

“这碗面应该是我的。”她气愤地指着我在吃的面说。

“那又怎么样？他已经在吃了！”蕊儿冷冷回了她一句，口气恶劣，接着扭头直盯着我，“就因为我得罪了你的那个小凤？怎么看你都不像是那么义气的人嘛。”

我不明白为什么时过境迁她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我正色解释道：“小凤和我，只是单纯的学长和……”

接下来的话我还来不及说完，脑袋上突然一阵热辣辣的，半晌才反应过来那个被忽略的不服气的女孩把那碗面全部泼在了我的脸上肩上，淋淋漓漓。面里的辣调味品渗进眼睛里，刺疼得我紧闭双眼。

耳边蕊儿大声嘶吼的声音似乎让气氛剑拔弩张。“你什么意思？！……我新买的裙子！赔钱！！！”

我好不容易睁开眼，才发现不止是自己，坐我旁边的那个女孩也被殃及，就连我对面的蕊儿也不知怎么白色裙子上溅到了好几点油渍。常言说的好：F 大的美女 j 大的汉，T 大的流氓满街窜。我今天有幸遇上的竟然是个女流氓。不过这个女流氓偏偏非常的没出息，被蕊儿一阵数落之后说不出话，搂着身后男友的脖子大哭起来。

坐在我旁边的女孩突然站起来，笑着拍拍那个不知所措的男生，颊边露出深深的酒窝，她说：“麻烦接个手。”说着把她手里的碗递给正在哭泣的女生的男友。对方很奇怪那个被汤汁弄脏了衣服的女孩为何还笑得出来，怔怔地接了。

酒窝女孩转头瞪了依旧愣愣的我一眼：“让路。”

与此同时，我的脚踝被她踢了一下，我站不稳往旁边摇晃了一下，旁边的男生一手搂着哭泣的女友一手端着碗已经有些拿捏不稳，被我一撞立即稳不住重心，手里的汤也打翻了。

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最终后果是一开始闹事的女孩背上被浇了个满堂彩，还殃及池鱼地让我又湿了一遍。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酒窝女孩面无表情地轻轻说了声“活该”，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她是故意的！好厉害的女生！我没想到这儿真是藏龙卧虎。

她倒好，一走了之，剩下的烂摊子怎么办？我心里再窝火也不能对一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孩大声呵斥让她道歉吧？何况她现在和我一样惨。可怜的我超级无奈地告别蕊儿，在一堆近乎嘲笑的目光中骑车回F大。我不否认自己的回头率一向很高，但今天却史无前例得高。无妄之灾啊，我狼狈不堪地逃回寝室换衣服。

正午过后，室友们陆陆续续回来，寝室里渐渐有了人气。寝室不大，一共住四个人。大一刚进来时大家都是一愣，怎么好像学校领导有意识地把这一届男生中最上厅堂的全部集中到我们寝室了。于是，四帅府建立。通报了出生年月，我是大帅，其他依次是二帅、三帅、四帅。

近期F大帅哥大多是“四有新人”——有电脑、有手机、有女友、有嗜好。本地生三帅是个网虫，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开机连线上网。他是个戴眼镜的白净男生，完美的脸型，精致的五官，和人交谈时总是微微扬起尖尖的下巴，虽然肤色相对于男生而言白得有些过分，但他在篮球场上的三分球往往能和我一较高下。长相不俗的他成为沉闷网虫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的女朋友高中毕业后出国了。这年头邮政垄断，鸿雁传书国际长途代价昂贵地不是我们寻常大学生所能负担得起，所以只能上网。聊聊msn，发发电子邮件，反正宿舍的宽带端口开好了摆在那里，不用也是浪费，顶多贴点电费。于是他从此沉迷于虚拟世界难以自拔。我们将他称为二十一世纪濒临绝种的痴情留守帅哥。

二帅是公认的“淫虫”，非常引人瞩目，健康的肤色，轮廓分明的国字脸，上挑的眉，英气勃发，锋芒毕露得让人无法不对他印象深刻，只可惜他长了一双桃花眼，脉脉含情，不择对象地对着十六岁到六十岁的阴性智能生物放电。他仗着一张脸长得有模有样，对美眉们一直持博爱态度。今天他冲回寝室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弟们哪，艳遇啊，我今天回来时在学校里有个美女对我笑。”

“一笑就把你拐得没魂了？伯虎兄还撑了‘三笑’呢。老实说，

是不是你的裤子拉链没拉好？”我知道二帅想入非非的能力一向比姜昆的相声还夸张，毫不留情地打击他。

“你不会傻到以为对方看上了自己吧。”三帅仰起头，说的话更是刻薄。

二帅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发痴：“那个美女对我笑得好起劲。她一定是对我有意思。”

“哦，那你采取什么行动了？”

二帅呲牙咧嘴地笑：“我是绅士，当然要正统的三步曲——吃饭、看电影、上旅馆，不过……”

“算了吧，就你那几两胆子，不怕你那位把你们一对奸夫淫妇煮了炖了？”

整个系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淫虫二帅的现任女友是只母老虎，她在门外跺一跺脚，整栋男生宿舍楼都要抖三抖。别的不说，就上学期有次他们两口子一起在食堂吃饭时，二帅偷偷对一陌生女子笑了笑，母老虎雷达反射接受能力惊人得敏锐，立即采取措施。等二帅回到寝室时，我和三帅以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治疗了大半天，终于沉痛地告诉二帅他那张肿得像猪头一样的脸会在一星期内无法做出微笑的表情。

“什么话！我是对她忠贞不二，不是怕她。”

“去去去，妻管严。男人里没出息的败类不要和我讲话。”

二帅小声辩解：“天底下的好男人都是妻管严。”那委委屈屈的样子差点没让我和三帅笑破肚皮。

别看我们三人说话没个正经，至今未到的四帅可是个无可挑剔五讲四美的乖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名副其实的“书虫”。

至于我，是“懒虫”。倒不是我这人懒惰，而是我有个优良的嗜好——睡觉，尤其是清晨到中午那段时间里的睡眠。俗称“懒床”。谈到懒床的程度，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如果睡觉是种职业，我一定能当劳模；用室友的话来说，统计折合下来我平均每年比正常人多睡两个月，除非上午有课，我一般都是睡到中午起床然后早餐中餐

并为一顿吃。至于外貌,那还用说,大帅大帅,自然是大大的帅!不是我自吹,电子系王子的名号是得到广大人民(包括自命不凡的二帅)公认的。呵呵。

网虫、淫虫、书虫、懒虫,四只虫子共居一室。三部台式电脑加上我的笔记本,局域网内部互连的网线纵横交错,于是我们寝室也因此有了个动听的雅号——盘丝洞。盘丝洞的说法当然是不外传的,不然会严重影响我们这个全校出名的帅哥寝室在无数憧憬美好事物的学姐学妹心目中的崇高形象。要知道,只要我们四人同时出现,我们系,甚至我们学校的男生质量就会直线飙升。

名牌大学?天之骄子?象牙塔?不过说说而已。除了多拨出点时间来应付考试凑满学分,大部分时间,我们也是吊儿郎当的,吸着烟,喝着酒,开着似乎有一点颜色的笑话,为着简单的理由而吵嘴打架。成人仪式的宣言苍白得像是教授给的分。我们的生活很简单而快乐,而我们又不甘于寂寞,就庸人自扰地搞出一堆茫然啊,迷惑啊,不安啊之类的。而制造这种东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恋爱。

女朋友,当然和老婆是有区别的。毕竟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女孩同时具备黛玉的才气,宝钗的懂事,可卿的漂亮,湘云的豪爽,又没有黛玉的弱不禁风,宝钗的自私自利,可卿的风流薄命,湘云的不通世务……随随便便娶个回家,很容易贻误终身的。

中午吃完饭出门买了束花去医院。那个到处都是惨白色的地方,我在拜访了整整一个暑假,熟悉到无法再熟悉,闭着眼睛也能找到我想去的病房。

病房门前两个护士正站着轻声说话——

“从没有见过这么倔的病人。”

“就是,不要命了似的。医生也是老好人,去劝她手术,却被她骂出来。”

她们的交头接耳在看到我的时候噤声。

“江皓然，来了啊。”一个护士朝我打招呼，神情有点尴尬。

我点点头，推门走进病房，随手把手里的花插进床头柜上空的花瓶里。

萧海站在床边。

我张嘴想说些什么。萧海小声阻止：“嘘，刚睡着……”床上的人闭着眼睛，睫毛稍稍抖动，有东西沾在睫毛上，亮亮的。这情形让我有点不知所措，萧海拉着我的手慢慢往外走。走出房门的时候，我有点安慰地笑：“她精神好多了嘛，……”我记得几天前我晚上在医院陪夜时，病人突然发起高烧，如濒死一般喘息着，发丝几乎被汗水浸透，慌得我也惊出一身冷汗。

光线明亮的室外，萧海的眼睛呈现出异于寻常的绿色。萧海的魅力不仅在于他高挑的身材和帅气的脸，还有他那双惊世骇俗的绿眸。而此时，他的脸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过于乐观。我问：“还有多久？”

“几个星期。医生说的。”

我好像突然听到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不知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一分钟前的乐观和侥幸就像是砸到薄薄冰层上的石块，经历了一秒钟的缓冲和滞留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仿佛看到剩下一个趴在冰层上的孩子，不能站起来，也不敢移动。我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都于事无补，我只能等待。

萧海又看了房里的人一眼，掩上门。“今晚还是我守着吧。我想多陪陪她。”

“那……我明天再来看她吧。”

我木然地穿过长长的走廊，路过急救室门口，有人表情沉重，有人抱头痛哭，有人对着白色的墙壁念念有词。我没有放慢步子，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出了医院大门。

几个星期……到底是几个？小凤，你到底要让我多担心你才满意？！我想救你，可是我无能为力。

冰上的孩子盼不到慈悲的援助，结局已经注定，冰层被她的体

温融化到无法支撑她的时候,就是她的死期。上帝也许会来拯救那个孩子,但上帝来的时候,却会带走她的灵魂而只留给我们她无用的躯壳渐渐腐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么虔诚的表情来等待一场如此哀怨无奈的拯救?

醒过神来时,我惊觉不知何时已经下起大雨,我浑身都湿透了。

回去发现室友不知死哪儿去了。盘丝洞寝室好歹是公寓化设计,四人一间再配个卫生间。“一天换了两身衣服,倒霉!”我抱着走进卫生间的小浴室里脱掉衣服冲了个凉水澡。

洗到一半才想起忘了拿擦干的毛巾。反正四下无人,我努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出来取毛巾,但就在那一瞬间我们寝室的门被推开了,检查卫生的阿姨连门都不敲径直闯了进来。

她四下望望墙角有没有蜘蛛网之类的,对一丝不挂的我毫不在意,好像我是透明人。末了,临走的时候,她表情严肃地说:“你们寝室需要好好打扫一下,还有……”她打量了我一眼,“小心别感冒了。”

然后她步履平稳地关上门。我傻傻地站在原地从头到尾说不出一句话,半晌才拍着脑袋惊醒——

哇,我不纯洁了!!!

2

相信(Belief)

Many nights we've pray'ed with no proof anyone could hear
 In our hearts a hopeful song
 We barely understood
 Now we are not afraid
 Although we know there's much to fear
 We were moving the mountains long before we knew we could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Mariah Carey & Whitney Houston《When You Believe》

“大帅午安。”

“啊，早安。”

中午十二点，我打着哈欠拎着毛巾脸盆去卫生间刷牙洗脸。

房里的二帅三帅开始大声交谈。虽然我不是流川枫，不会对打扰我睡眠的家伙予以武力镇压，但他们还是蛮体恤地尽量没有扰我清梦。

“这让我想起有次和女朋友在网上聊天，我说早安，她却说晚安。时差大啊……”坐在电脑前的三帅又在那儿发出万年不变的一句感慨，“她出去这么久了，怪想她的。”

估计仍然拿着望远镜窥视对面女生宿舍的二帅开口建议：“干嘛不装个摄像头视频聊天？在国外又不是太贵。”